

逆风行走（外一首）

老井

峭立的井筒像是乌黑的台风眼
释放出钢铁和电力制造出的
凶悍气团 汗透的衣服很快被吹干
遍体上下还起了闪亮的盐斑
我看见了大海的咸 我看见了
雪花的白
这一瞬间我把前面工友的脊背
当成了光和盐的集聚地
当成了咆哮的大海 当成了
行走的雪原

在黑暗、狭小的地心深处
通风机的肺活量越来越强
陷于煤炭工业巨大的力量中
逆风的我们开始
摇摇晃晃
大海的表情开始模糊一团
雪原开始疯狂地旋转

粉刷井架的人

粉刷井架的人 必须要带上白云的
保险带 到苍穹的锅底上
刮下许多的蓝漆 才有资格用
沾满粗砂的乌云 去打磨
干净井架表面上
斑驳的旧居
刷上一层天空的湛蓝

一面凸出在金属表面的断崖
被高耸的井架隆重推出
大风吹动他 这时空中
左摇右摆的事物
但大风无法将他拔起来
他的背景和底蕴
都有八百米深

啄木鸟寻找着树木的疾病
攀援者焙热冰川的心跳
他拿着板刷在井架的表面
来回地写
每一下 都像光的一段名言
每一笔 都会拯救自己下半生中的
一截黯淡的岁月

雾中的小路（外一首）

李瑞祥

露水在灰色陶罐中颤抖
天地被裹挟至此
雾霭笼罩的小路
化作一根引线
点燃湿润的脚印

前程如推行的石壁
撞碎喧闹的肉体
命运才如此清晰
我借来的大地
我放开的天空
视我为绊脚石的落叶和枯草
都不停提醒着苦难

这其实是一种喜悦
前方无人
后方无路——
“我遇到了漫步在我小路上的灵魂”

困在时间里的人

呼吸中的碎片
在空房间里徘徊
我时常等待过去的我
蝉鸣匿入阴影
苍老圆于圆镜
失而复得的微光中
时间用最柔软的枝条
蘸着如约而至的句点

关于人的一生
多少被热情研磨的词语
多少摹写记忆的伤口
都芦苇般成长
在阳光下燃烧
花儿数着灰烬
如根抵对大地的眷恋
如湿漉漉、叛离河水的鱼
我从哀怜素净的尸体中出走
又回到这里归寂

一切繁冗的岁月
拼命淘洗日夜的余音
未曾扛起的河流
未曾砍伐的月亮
让生命里突然出现的人
消失得恰如其分
悲伤漫步于此
击石如击缶

所有的干渴来自阳光
所有的孤独源于温柔
所有的时间里,都困缚着
一直原谅别人的人

云的追寻

李云濠

云是水开出的花
无数个水灵灵的梦想
在心中沉睡
左眼装着海
右眼满天朝霞
浩荡前行
去没去过的地方
看没看过的风景

云是远走高飞的水
一只海鸟从你心中飞出
和暴雨一起去远方
选择不同的方向
就会到达不同的天空
风去 云就去 不问归宿何乡

云
生来就揣满了追寻与梦想

你们是我的耳朵

纳兰泽芸

我能听见 我的爸爸妈妈
我用心代替耳朵 倾听——
爱的呼唤 自伊甸园
天籁般响彻我的心灵

我听见妈妈把窗帘卷成书页
晨曦在我的睫毛上跳动
透过打开的窗户
阅读阳光下的鸟鸣

我听见爸爸的手势离我很近
春天 爱的咏叹调
用字母和音节连缀成
童年记忆里花开的声音

啊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的听觉走过无声的黑暗
从你们的千呼万唤中苏醒
我牙牙学语的第一声叠词
说出了“爸爸妈妈”的心声

你们注定是我的耳朵
你们听见的 我也能共鸣
我注定是你们的天使
我听见的 你们也能回应

走失的音节（外一首）

汪溪

一串稻穗 一串走失的音节
撑开田野的空旷
一盏灯闪着山坳里孤独的光
人迹遗落的梦 找寻归途的蝶
月光塞满山村的空荡
旧日柔情挂在墙壁的草帽上
伸手 指尖滑走一个音节
滚铁圈 四方纸板 跳房子
穿越七十年代的秋光
和剪刀石头布一起走失的旋律
我试图拼凑樟树下破碎的暖阳
隔世之音柔软藏于心房
一壶红茶泡软走失的音节
那些走散的词句 相约归来
融入乡音 家的旋律重新唱响

水做的乡愁

有哪一刻 为自己停留
哪一刻不是随波逐流
时间凝固鹅卵石的温柔乡
水波喂养大的一河乡村方言
每一滴跳跃,都是探索
每一次移形换位,都是尝试
水,以自己的方式书写
旅程的跌宕和生命的起伏
水做的乡愁在水里凝固
水做的乡愁在水里蒸发
水做的乡愁在水里溶解
水做的乡愁在水里沸腾
乡愁在水里过滤
水在乡愁里升华
水做的乡愁 按自己的节奏
掌控命运 诠释生活
不为流动而流动
不为停留而停留

时空褶皱的归途

青铜箭镞
在城墙的皱纹里抽芽
每道裂痕都伸出光的根须
月光浸泡的瓦砾堆中
陶罐正分婉萤火虫星
那些在烽燧间发芽的家书
用甲骨文根茎
撑开混凝土的夜
驼铃震落的沙粒
悬浮成星图
我们掌纹里的运河

一弯乡愁

涂启智

捧着氤氲墨香的新书
戴上老花镜
一头扎进字里行间
就像小时候
一个猛子
扎进村口那条清且涟漪的小河

约上几位球友
把整个下午交给球馆
一个如有神助的弧圈
惊艳窗外的麻雀
一声叫好
抚平风中的皱褶

打开电视
挑选一部惊心动魄 抑或
荡气回肠的大片
喜怒哀乐穿越跌宕起伏
让昨天走远
多情化为云烟

此时此际
我必须以转移注意力
构筑坚固的城堡
阻挡泪奔的千军万马乘虚而入

昨天,我告别白发亲娘
登上风驰电掣的高铁
出门闯荡二十年
每一次回家
都百炼钢化绕指柔
每一次分别
依依不舍犹如炊烟袅袅
夜空升起一弯新月
我的心里
升起一弯乡愁 一弯忧伤

我与月光（外一首）

萧宸

我与月光 离得很近
它温暖的光束
照亮我胸膛
别人 却觉得它的面孔
如此冰冷的让人胆怯

摊开一张洁白的纸
我把含有月光的名字
用灵动的笔尖 舒展开
它妙曼的身影

静谧的夜 心中独有的月光
尽情摇曳吧
即便背离天下 我也懂你

一种旁白

那些沉默的星
黑夜中 擦亮眼睛
向更远处的深空 探望
直到发现我
晶莹闪烁的泪滴
才停止搜寻时空的厚度

星不知道我的名字
却好奇我的泪
让漫卷的风 捎着信
渴望我讲述一段故事

我没有开口
只是淡淡一笑
用一片雪花 涂抹脸上
表达一种内心颤音
这本是一种旁白
需在梦中点化

张雪晴

仍在搬运银河

异乡人将乡愁深深奔进 混凝土之中
夯歌声在写字楼的夜空中回荡
震落了层层寒霜
地铁穿过时光隧道时
晚归者怀里的月票生出年轮
感应灯啄食的糖霜簌簌落下
孩子在防盗门绘制的星空舱
正用铅笔线丈量抵达早餐桌的
持续发酵的晨光

寒鸦掠过云端的基站塔
街着半片青瓷釉里未说完的晚安
保温饭盒里传来云絮的翻身声
一粒遗落书包的橡皮屑
正用铅笔线丈量抵达早餐桌的
最后三厘米
那是家的距离
温暖亲切

淮河诗刊

赛诗会

第九季

本版投稿邮箱:
hhzbzhk@sina.com
请在来稿后附上:
通讯地址以及
本人银行卡相关信息
(卡号、开户行)